

左 拉

卢贡大人



216544
22



卢 贡 大 人

成 钰 亭 译

孟 安 校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Émile Zola
SON EXCELLENCE EUGÈNE ROUGON

本书根据 Eugène Fasquelle, Editeur, Paris,
1928 年版译出

卢 贡 大 人

〔法〕左 拉 著

成钰亭 译

孟 安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2.625 插页 2 字数 284,000

1985 年 3 月第 1 版 198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01—62,500 册

书号: 16188·542 定价: 1.80 元

45110
23

议长进来的时候引起一点轻微的骚动，他还站在那里。接着，他坐下来，漫不经心地低声说道：

“现在开会了。”

他把摆在他面前的桌子上的提案分门别类地归拢了一下。他左边有一位秘书，是个近视眼，鼻子挨到文件上，正在结结巴巴地、急促地念着上一次开会的记录，没有一个代表在听。在会场嘁嘁喳喳的说话声里，这位秘书的朗读声只有事务人员听得见，因为面对着议员们那种懒散的样子，唯独他们非常严肃、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

出席的代表不到一百人。有的靠在红丝绒的座位上，两眼模糊，已经打起了瞌睡。另外一些人斜倚在桌子边上，好象对开大会这件苦差事感到厌倦，用手指尖轻轻地敲着桃花心木的桌子。透过一扇玻璃的天窗，可以望见一片半圆形的灰色天空，那是五月份多雨的一个下午，光线垂直地照亮着这间庄严富丽的会场。晦暗的光线象一幅红色的大台布，从一级一级梯形的座位上笼罩下来，在没有人坐的长凳边上反映出粉红色的光彩，议长背后，那些赤裸裸的塑像和雕刻，挡住了白色的光亮。

右边第三排长凳上，有一位代表还站在窄狭的走道里。他

用手搓着他那一圈灰色粗硬的络腮胡子，样子显得心事重重。这时一个事务人员走上来，他拦住了他，悄悄地问了他一句话，那个人回答说：

“没有，卡恩先生，总理大人还没有到。”

于是，这位卡恩先生坐下来，接着，又忽然转过头去问他左边的邻居：

“贝日安，你今天早晨见过卢贡没有？”

贝日安是个又黑又瘦的矮子，看样子不大爱说话，这时他抬起头来，露出不安的眼神，他的脑子里正在想着别的事情。他把桌子下面那块木板拉出来^①，在蓝色的信纸上写信，信纸上端印着他自己创办的企业名称：贝日安公司，圣·弗洛朗车料玻璃厂。

“卢贡？”他重复着卡恩的话：“没有，我没有见过他。我没有来得及经过国务院。”

他不慌不忙地又去写他的信了。他翻阅一本日记本，写着第二封信。那位秘书快要念完谁也听不清楚的会议记录了。

卡恩先生往后靠着，两只胳膊交叉起来。粗线条的面孔，一个端正的大鼻子，一看就知道祖上是犹太人。他的样子显得不大如意。他望着天花板上金色的蔷薇花饰，又望着这时沿着玻璃窗流下来一阵暴雨的雨水；接着，又茫然地、好象很专心地注视着对面高墙上那些复杂的装饰品。会场两头，那些绿绒底、金色框、上面装着象征性标志的嵌板，也使他看了一大阵子。后来，又端详了一对对的柱子和柱子中间那些代表“自由”和“公共

① 议会里一排排的桌子一般都很窄，桌面下装有活动木板，可以拉出来供开会的人写字。

秩序”、眼睛里没有眼珠的石雕像以后，他终于全神贯注地望着那幅绿绸的帷幔，帷幔后面就是那幅画着路易·菲利浦^①向宪章宣誓的油画。

这时候，那位秘书坐了下来。会场里还是一片嘁嘁喳喳的声音。议长依然不慌不忙翻着他的文件。他机械地用手按铃，可是响亮的铃声并没有止住下面人们的谈话。他站在这一片声音里，等了一会儿，开始说道：

“诸位，我收到了一封信……”

他停下来，又按了一下铃，又等了一会儿，庄严而厌倦的神气俯视着他那张大得惊人的公事桌下面，那就是一层一层用白色云石镶边的大块红色大理石。他那扣着钮扣的礼服在公事桌后面的浮雕前显得轮廓分明，在那些披着长外衣^②、侧影很古老的代表“农业”和“工业”的塑像前面，形成了一条黑线。

会场里稍微静下来一点，他继续说道：“诸位，我收到了德·朗拜通先生一封信，他在信里抱歉自己不能参加今天的会议。”

在一排座位上有人轻声笑了一下，是公事桌对面的第六排座位上那个人。他是一位很年轻的代表，顶多不过二十七、八岁，金黄头发，样子挺可爱，他正用一双雪白的手把自己美女般的清脆笑声闷回去。一个身材魁梧的代表从隔着三个座位的地方靠过来，凑到他耳朵边悄悄地问道：

“拉·鲁盖特，朗拜通真的找到他的女人了吗？……你得告

① 路易·菲利浦 (Louis Philippe, 1773—1850)：一八三〇年至一八四八年的法国国王，在一八三〇年资产阶级七月革命后登上王位，八月九日曾向新宪法宣誓。他的反动政策是为金融贵族的利益服务。一八四八年的二月革命结束了他的帝制。

② 古代罗马人一种没有袖子、披在身上的外衣。

诉我啊。”

议长拿起来好几张文件。他用单调的声音说着话；断断续续的句子在会场的尽里边也听得见。

“有些人请了假……布拉舍先生，布甘·勒孔特先生，德·拉·维拉狄耶先生……”

当议会正在同意这些人请假的时候，卡恩先生大概对那幅遮着路易·菲利浦反动画像的绿绸帷幔看腻了，他朝着那些特定席位扭过头去。那是用黑色纹路的黄大理石砌成的一个高台，台上只有一排席位，从这边的柱子到另一边的柱子，用紫色丝绒围着短小的栏杆，上面一道垂饰是用烫花的皮料做的，但是这也遮盖不住取消第二排席位以后所留下的空地方，在建立帝国^①以前那里原是留给报馆记者和群众团体的。在发黄的、样子很堂皇但又有点笨拙的粗柱子中间，半圆形讲台的周围，是一间一间窄小的包厢式的席位，里面一片漆黑，几乎是空的，只有三四个穿浅颜色衣服的女人，给那里添上一点生气。

“喂！若勃兰上校倒来了，”卡恩自言自语地说。

上校看见他了，他冲着上校笑了笑。若勃兰上校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大礼服，自从他退休以后，他就拿这件礼服当做便装穿了。他只一个人坐在财务人员^②的席位上，戴着他那玫瑰花形的军徽，军徽太大了，简直象一条头巾的结。

稍远一点，靠左手，卡恩的眼睛在总理席上一个角落里望到了一对年轻的男女，亲热地靠在一起。男的时时刻刻转过头来，对着女的耳语，女的温和地微笑，但是并不看他，一双眼睛总是

① 指路易·波拿巴于一八五二年十二月宣布成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

② 指议会里负责财务及保卫议会安全的议员。

盯着那个象征“公共秩序”的塑像。

卡恩用膝盖碰了碰他的邻座，低声说道：“贝日安，你告诉我，好吗？”

贝日安已经写到第五封信了。他抬起头来，有点莫名其妙。

“那上边，你没看见小戴斯柯拉伊和漂亮的布沙尔太太吗？我敢打赌他是在摸她的屁股。她的一双眼睛色迷迷的……卢贡所有的朋友都到这里聚会来啦。那边，在听众席上，还有考乐尔太太和沙包奈尔夫妇。”

一声更长的铃声又响起来。一个事务人员用动听的男低音喊道：“诸位，请不要说话了！”大家静下来。议长说了下面这样一句话，这一次，每一个字都听得清楚：

“卡恩先生要求把他在讨论有关制定在巴黎市内使用车辆和马匹的市政捐的时候所作的演讲稿印出来。”

会场里一片低语声，大家又说起话来了。拉·鲁盖特先生走过来，坐在卡恩先生身边。

“你现在替人民说起话来了，你？”他开玩笑似的说道。

他没有让卡恩回答，就又接着说：

“你没有看见卢贡吗？你一点也没有听说吗？……大家都在谈这件事了。只是，好象还不能证实。”

他转过身去，看了看钟。

“已经两点二十分了！如果不是念这个鬼记录的话，我早就跑掉了！……真的是在今天吗？”

卡恩回答说：“我们大家都得到了通知。我没有听说取消会议……最好你不要走。我们马上就要为那四十万法郎的洗礼费投票了。”

“对的，”拉·鲁盖特接着说。“那位两条腿不能行动的老勒

葛兰将军，也叫佣人用车把他推来了；他在演讲室里等着投票呢……皇帝指望立法团全体为他尽忠，真有道理。在这个重大的关键时刻，我们的投票，一张也少不得。”

年轻的代表努力做出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庄严气派。他那娃娃似的脸上，好看地长着几根金黄的胡须，脸微微地摆动着，昂首挺胸，突出了脖子上的领带。发言人最后的两句话，他似乎很欣赏。接着，他突然大笑起来，说道：

“我的天！看沙包奈尔夫妇那副长相！”

卡恩先生和他拿沙包奈尔夫妇开玩笑来了。女的披了一件黄得出奇的披肩；男的穿的是一件外省人的大礼服，看起来好象用斧子砍出来的一样；两个人都是矮胖子，红红扁扁的脸，下巴颏几乎挨到扶手的丝绒上，专心致志地望着会场，两只睁得很大的眼睛又仿佛什么也没有听懂。

拉·鲁盖特先生小声说：“假使卢贡下台，沙包奈尔的案件我决不支持……就跟考乐尔太太一样……”

他凑到卡恩的耳朵上，轻轻地继续说：

“说老实话，你是熟悉卢贡的，你告诉我考乐尔太太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她从前开过旅馆，是吗？卢贡就在她那里住过，甚至于有人说她还借给他钱呢……现在，她干什么行业？”

卡恩先生露出严肃的样子。他用手慢慢地搓着他那圈络腮胡子。

“考乐尔太太是一位很规矩的夫人，”他明白地表示。

这句话把拉·鲁盖特的好奇心打消了。他绷紧嘴唇，好比一个小学生刚受到了一顿教训。两个人默默地朝着坐在沙包奈尔夫妇身边的考乐尔太太望了一会儿。她穿着一件紫绸的连衫裙，很刺眼，镶着很多花边，戴着很多首饰；她的脸太红了，额头

上布满了金头发的女人那种小皱纹，脖子很粗，虽然已经四十八岁了，倒还不难看。

这时，会场的尽里边，突然有开门的声音，衣裙的窸窣声音，大家都转过头来。一个高个儿的少女，人长得很漂亮，却奇怪地穿了一件裁制得很不顺眼的浅绿绸连衫裙，走进外交人员的席位，后面还跟着一位穿黑衣服的老太太。

“喂！漂亮的柯娄兰德来了！”拉·鲁盖特低声说，他站了起来试着对那边行礼。

卡恩也站起来了。他朝着正往信封里装信的贝日安转过身去，低声对他说：

“喂，贝日安，巴尔比伯爵夫人和她的女儿来了……我上去问问她们见过卢贡没有。”

议长从桌子上又拿起来一大叠文件，他一边不停地念，一边朝着美丽的柯娄兰德·巴尔比望了一眼，她进来以后曾引起会场上低声说话的声音。他把纸头一张一张地递给一个秘书，既不分句，也不停顿，念个没完没了。

“建议延期征收里尔城入境附加税……建议上玛伦省小杜勒房和维勒·昂·布莱载两个市区合并……”

卡恩先生回来的时候，非常灰心。

他在那个半圆形的讲台下面遇见了贝日安和拉·鲁盖特，他对这两个同行说：

“确实，谁也没有见过他。有人对我说皇帝昨天晚上召见过他，可是我不知道谈话的结果如何……没有比不知道该怎么办更麻烦的事了。”

趁他转身的当儿，拉·鲁盖特对着贝日安的耳朵低声说道：

“这个可怜的卡恩生怕卢贡和皇帝闹翻。那样他的铁路就完蛋了。”

贝日安平常很少说话，这时也慎重地说出了他的意见：

“卢贡如果有一天脱离内阁，那将是每个人的损失。”

他向一个事务人员作了个手势，请他把他刚写好的信投到信箱里去。

这三位代表是在议长公事桌下面的左边。他们谨慎地谈论着卢贡有失宠的危险。这件事的内幕情节很复杂。皇后的一位远亲，一个名叫罗德利盖茨先生的人，从一八〇八年就向法国政府提出一笔两百万的要求。在西班牙战争时期^①，罗德利盖茨当时是做船生意的，他有一条装载着糖和咖啡的船，被我们一条叫做“机警号”的军舰扣留在加斯科涅湾，后来又把它带到了布勒斯特。经当地航务委员会的指示，地方行政长官曾判定扣留合法，但是并没有呈报截获物资委员会。这位罗德利盖茨先生就连忙上诉国务院。后来，他就死掉了，他的儿子一连在好几个政权下面，申请处理这件案子，都没有得到结果，一直到他的曾孙女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一天^②，才终于一句话就把这件案子提起来。

三位代表听见议长单调的声音在他们头上继续在念：

“建议通过卡尔瓦多斯省三十万法郎的贷款……建议通过亚眠城借款二十万法郎兴建新的散步大道……建议通过北海岸省贷款三十四万五千法郎，弥补近五年的赤字……”

卡恩先生压低了声音又说道：“实际上，这个罗德利盖茨非

① 指拿破仑一世一八〇八年发动的西班牙战争，当时曾激起西班牙全国人民的愤慨，对法国侵略者进行了长期的游击战争。

② 指路易·波拿巴（即拿破仑三世）一八五三年娶的西班牙伯爵之女。

常精明和灵巧。他跟他一个定居在纽约的女婿有好几条同样名字的船，放了些船只看航行的情势，有时悬挂美国旗，有时悬挂西班牙旗……卢贡对我说过扣留的那条船确实是他的，他没有任何权利再提抗议。”

贝日安接着说：“何况，手续也并没有做错。布勒斯特斯的行政长官按照海关的惯例，有全权决定扣留的合法，并不需要呈报截获物资委员会。”

他们停了一会儿没有说话。拉·鲁盖特靠着大理石的讲台，抬起头来，希望那个漂亮的柯娄兰德能注意到他。

他天真地又问道：“可是，卢贡又为什么不同意把那两百万还给罗德利盖茨呢？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这是个良心问题，”卡恩严肃地说。

拉·鲁盖特看了看他两个同行，看见他们那么严肃，自己也就没有笑出来。

卡恩好象在回答他没有说出来的话似的，继续说道：“此外，自从马尔西做上内政部长以后，卢贡也有不少烦恼。他们两个人总是谁也受不了谁……卢贡对我说，如果不是因为对皇帝已经出过不少力、而且还留恋皇帝的话，他早就退休了……总之，他在杜伊勒里宫^①里不舒服，他感到需要改变一下。”

“他办事还是正大光明的，”贝日安说。

“是啊，”拉·鲁盖特很精明的样子说，“假使他要退休的话，机会倒是不错……不管怎么样，他的朋友们都要难过的。你看上边那位上校，一脸担心的神气；他一心指望八月十五日就能

① 杜伊勒里宫建造于十六世纪，后来因为几代法国国王都喜欢凡尔赛宫而被废弃。拿破仑三世却选它做了自己的皇宫，四周有很好的花园。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失败时被焚毁，现在已改为公园。

在脖子上系上一条红带子！^①……还有那位漂亮的布沙尔太太，她曾发誓不出半年可敬的布沙尔先生就要当上内政部的司长！至于卢贡的宠儿小戴斯柯拉伊，在布沙尔太太生日那一天，就得把委任状放进她丈夫的皮包里……喂！小戴斯柯拉伊和漂亮的布沙尔太太都到哪儿去了？”

这三个人东张西望。最后发现他们坐到尽里边去了，开会的时候，他们坐的是头一排。他们在那边黑暗的地方躲在一个秃顶的老先生背后；两个人都很安静，面色通红。

这时候，议长正在结束他念的提案。他压低了声音念着最后的一张，句子是如此生硬、如此有欠斟酌，以至于他念得很不顺口：

“建议通过提高一八五三年六月九日指令所同意的一次公债的利率和芒什省的特别捐。”

有一个代表走进会场，卡恩先生跑着迎上去。他拉着那位代表回来，说道：

“德·孔勃娄先生来了……他会告诉我们一些消息。”

德·孔勃娄是皇宫里一个内臣，由于皇帝的特别示意，才由朗德省选为代表的；他慎重的样子点了点头，等着别人问他。这个人身材魁梧，长得很体面，皮肤雪白，胡须黑得跟墨染的一样，在女人行列里确是很吃得开。

卡恩发问了：“怎么样！宫廷里有什么消息吗？皇帝有什么决定？”

德·孔勃娄先生打着巴黎人的腔调，说道：“天晓得，传闻很多……皇帝对总理大人始终很重视。无疑的，接见时很友好……”

^① 指受到荣誉军团勋章。八月十五日是拿破仑一世的生日。

是的，很友好。”

他停了停，权衡自己的话是不是说得太多了。

“那么说，卢贡的辞职书又收回了吗？”卡恩两眼发亮地又问道。

“我并没有这样说，”那位宫廷内臣顾虑重重地接下去说，“我不清楚。您明白，我的处境很特殊……”

他的话没有说完，只是笑了笑就赶快坐到他的位子上去了。卡恩耸了耸肩膀，对拉·鲁盖特说道：

“我想到了，你是应该知道的！令姐德·罗朗茨夫人难道就什么也不告诉你吗？”

年轻的代表笑着回答说：“噢！我姐姐比德·孔勃娄先生还要难得说话呢。自从她进宫以后，庄严得简直跟一个部长差不多……然而昨天，她对我说卢贡的辞职很可能被接受……关于这件事，还有一个笑话。据说，还有人派过一位夫人去说服卢贡。你猜想不到卢贡怎么应付吧？他把那位夫人赶出来了；不要忘了还是一位美人呢。”

“卢贡为人很规矩，”贝日安一本正经地说道。

拉·鲁盖特哈哈大笑起来。他不同意；只要他愿意，他可以举出许多事实来。

“比方，考乐尔太太……”他喃喃地说。

“瞎说！”卡恩说，“你不知道这件事。”

“那么，还有美丽的柯娄兰德呢！”

“得了吧！卢贡太精明啦，他不会跟这个野女人随便乱来的。”

这几位先生又凑近了一点，进一步说起很淫猥的话来，用的字眼很粗。他们谈着关于这两个意大利女人的传闻，她们母女

俩，既象冒险者，又象贵夫人，随便在哪里，到处都碰得到她们：部长家里，小戏院的池座里，时髦的海滨上，偏僻的小客店里。据说，母亲倒是皇家出身；女儿却一点法国的规矩都不懂，一个不近人情、没有教养的“野女人”，骑马就要把马累死，下雨天穿着脏袜子破鞋在马路上乱跑，找男人的时候跟一个成年的女人一样毫无顾忌地冲人乱笑。拉·鲁盖特说一天晚上，在意大利大使路斯哥尼骑士家里的舞会上，她扮作女猎神狄安娜的样子来了，身上几乎一丝不挂，害得那个特别喜欢女人的元老、德·奴卡莱德老先生第二天差一点没有向她求婚。当拉·鲁盖特说出这件事的时候，三个代表都向漂亮的柯娄兰德那边望过去，只见她不顾会场的规矩，手里拿着一个戏院里用的大望远镜，一个挨一个地观察着议会里的议员。

卡恩一再地说：“不可能，不可能，卢贡一辈子也不会这样荒唐！……他只是说她很聪明，笑着把她叫做‘我的马基雅维里小姐^①’。他觉着她好玩，别的什么也没有。”

“不拘怎么样，”贝日安下结论似的说道，“卢贡不结婚是不对的……因为，结婚可以使一个人安定下来。”

于是，他们三个人都同意卢贡需要有一个妻子：一个不能太年轻的女人，至少得有三十五岁，要有钱，把家管理得很周到。

这时候，会场里响起一片喧嚷声。他们三个人还迷在他们谈论的猥亵故事里，周围的一切都不顾了。远处，在过道的尽里

① 马基雅维里(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资产阶级思想家，君主专制的拥护者。他主张不必重视诺言和道义，只要重视力量，认为力量比法律重要。马基雅维里主义是不择手段，即采取罪恶奸诈方法亦在所不惜的政策。这里是指卢贡恭维柯娄兰德足智多谋。

边，可以听见事务人员远远地大声喊叫：“开会了，先生们，开会了！”议员们从四面八方走来，从敞开着桃花心木的大门口走进来，门板上装饰着金色的星星。会场里这时候还有一半是空的，慢慢地满起来。从这排席位到另一排席位，三五成群的人厌倦的样子谈着话，刚才睡觉的人努力不让自己打呵欠，他们给淹没在涌进来的人流中，到处都在握手。各人坐上各人的座位，左边右边都是人，大家互相微笑着打招呼；他们好象是一家人，脸上流露出到这里来是为了尽义务的。左边最后一排席位上，有一个大胖子，他睡得太沉了，坐在他旁边的人把他叫醒；这位邻座的人凑在他耳朵上说了几句话，他赶快揉着眼睛、规规矩矩地坐好了。会议开始，为了几位先生所讨厌的事务问题拖了一些时间以后，现在就要转到主要的问题上了。

卡恩先生和他两位同事不知不觉地被人拥挤到自己的座位上。他们继续谈着话，勉强不笑出声来。拉·鲁盖特又说了一件有关柯娄兰德的新事儿。有一天，她忽然异想天开，用做丧事的一种带白点的黑布糊满了她卧室的墙壁，在那里接待她的亲近朋友，她自己躺在床上，盖着黑被子，只露出一个鼻子尖透气。

卡恩忽然清醒过来，他坐下来喃喃地说道：

“这个拉·鲁盖特真是白痴，竟然这样胡说八道！如今我反而把卢贡错过了！”

他转过头去，气愤地向他邻座说：

“喂，贝日安，你干么不提醒我一声呀！”

卢贡按照例行的仪式，刚被迎接进来，他已经坐在政府人员席上两个参事当中，那里是桃花心木做的很宽大的座位，地点就在议长的公事桌下面、新近取消的那一排席位那里。他穿着绿

色的呢制服，领子上和袖口上都绣着金花，宽大的肩膀好象要把制服撑破似的。他的脸向着会场，浓密的灰白发覆盖着方方的前额，厚眼皮老是往下压低着，显得眼睛无神；一个大鼻子，两片厚嘴唇，长长的脸上没有一条皱纹暴露出他四十六岁的年纪，长得虽然很粗俗，可是一种健康美改变了他的形象。他安静地靠在那里，下巴颏缩在制服的领口里，他似乎谁也看不见，漠不关心的样子，显得有点厌倦。

“他老是那个样儿，”贝日安悄悄地说。

代表们坐在一排一排的席位上，向前探着身子，想看出来他是什么表情。四周围响起一片悄悄的耳语声。但是卢贡进场，特别使特定席上的人感到兴奋。沙包奈尔夫妇想让人知道他们来了，故意抬起他们喜悦的脸庞，几乎从上面摔下来，考乐尔太太有点轻微的咳嗽，她掏出一块手帕来，装着去捂嘴而轻轻地摆动，若勃兰上校站起身来，美丽的布沙尔太太赶快又回到头一排的座位上，喘着气，重新把帽子系好，她背后的戴斯柯拉伊一声不响，样子很不快活。至于那个柯娄兰德，她可一点也不拘束。看见卢贡根本不抬头，她就用望远镜在她靠的大理石柱子上啪啪地敲起来，声音敲得很响；卢贡还是不理睬她，她用全场都听得见的响亮声音对她母亲说：

“这个大滑头，他在赌气啊！”

代表们都回过头来笑了。卢贡决定看柯娄兰德一眼。当他轻微地向她点头示意的时候，她就象打了胜仗似的鼓起掌来，笑盈盈地身子朝后一靠，高声跟她母亲说话，一点也没把下面那么多端详着她的男人放在心上。

卢贡慢慢地朝着特定席上望了一圈，他一眼把布沙尔太太、若勃兰上校、考乐尔太太和沙包奈尔夫妇都看到了，然后才低下